

中華民國六年一月

講演彙編

第十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演述收買制錢設立鍊銅廠的計畫

勸人勿吸鴉片煙淺說

譯自治二

法令淺釋

新定破產法律

國民常識

小學教員當組織研究會以求進步說

教育子女應先明白各種學校的用處

婚姻宜慎始

(續前)

初等小學的功課合功課的用處

(續前)

照登

選

選

選

選

講演彙編

目次

人格修養

媚外與排外均失交鄰之道

教育兒童談

生計指導

實業談

電學的工

農事爲何要改良 (續前)

我國趕快改良蘇織品

陋俗改良

述西門豹之軼事

改過只要有決心

選

演述收買制錢設立鍊銅廠的計畫

如今我說的 雖然是收買制錢 設立鍊銅廠的計畫 然而不將制錢的歷史說一說終是沒有頭緒 所以不嫌費詞 將他的原委演說一番 教大家知道制錢的問題 是同着國家人民有極大關係 不可忽視的

上古的時候 大家都是渾渾噩噩 茹毛飲血不知道彼此往來 也不知道有無相通 所以那個時代尚沒有用錢的思想 及其後來 智識進步 慢慢的以有易無起來 但是物的長短輕重是不齊的 貴賤多少是不等的 要是彼此交換 不免有困難的地方 所以貨幣的思想 就由此發生 於是用獸皮作為物與物交換的媒介 叫做皮幣 然而不便的地方很多 及至伏羲氏聚天下的銅作為棘幣 那個時候錢幣方才發生 因為從前的天文學家 都說天是圓的地是方的 所以貨幣的形象 定為內方外圓 數千年來 大致相同 沒有什麼更改 不過到了周秦以後 制錢上面加些文字罷了 齊國管子因周太公九府圖法 分貨幣為三等珠玉為上幣 黃金為中幣 刀布為下幣

秦時分貨幣爲二等 黃金爲上幣 錢爲下幣 珠玉貝銀錫等物 反不作爲貨幣 及至漢武帝時候 造銀錫爲白金 方纔五金並用 到了後來 所有的貨幣 都是用五金 珠玉皮貝的物變成了貨物 不作爲貨幣使用了 然而黃金白金都是鑄成塊子 零碎剪用(墨西哥銀元入中國後方才拿銀塊鑄銀元)沒有鑄成錢形的 通行制錢 通通是用錫銅鐵鑄成的 從漢朝到清朝 貨幣的制度 雖屢次變更 然而大致不相上下 所以要考究起我國的貨幣來 要數制錢的行銷最廣 積蓄最多了 伏羲以來 渺茫難稽 且不必說 你試從周朝算到現在 歷史有若干年 這個制錢也有若干年 歷朝歷代都有增加 以我國地方之大 數千年積累的制錢 還有數目可算嗎 所以制錢這一項東西 要算是我國最大最多的財產 最久最遠的積蓄了 誰知道銅元一興 這個制錢就慢慢的爲人消毀起來 所以這數十年以來 制錢一天比一天減少 物價一天比一天增加 銀錢枯涸生計困難 都是這個緣故 制錢爲甚麼要爲人消毀呢 因爲制錢的分量最重 銅質又好 譬如制錢一串有六斤

半重 拿出換銀元只換一元 若拿去鎔化成銅 再行出賣 就可以值十餘元 又三個制錢的銅 就可以鑄一枚銅元 一個銅元的價值 就可以頂八九個制錢行使 來回之間 可以賺五六個制錢 你說毅多麼大的利息 利息既然如此之厚 誰也想收買制錢把他來銷毀作爲銅斤賣了 外國人看見有利可圖 便不惜資本 來我國極力收買 又有我國的好商 貪圖小利爲虎作倀 所以收買制錢的機關 到處皆有（舖面上寫有收買廢銅招牌的通告）國家又不竭力的禁止 所以那一年不銷毀制錢 幾千萬串 運出銅塊幾千萬噸 賺上銀子幾千百萬呢 唉 照這樣子在過數年 我國數千年來所積累的制錢 恐怕要絕跡了 唉 這都是幣制不改良的緣故 有什麼法子呢 但是國家的禁令還未廢除 所以收買制錢的尙覺得礙手礙足 不能暢所欲爲 近日某國人 猶覺貪心不足 忽然異想天開 因我國近日同他借款 他便想出一法來騙政府 答應借五百萬銀元給我國却要把收買制錢的權柄給他 凡是我國的地方 所有的制錢都任憑他收賣 這個法子 真正刻毒 真正厲害 一面可以賺錢 一

面可以要挾 一面又可以制我國的致命 就像那狐狸長蛇一般 不把我們的膏血吸盡 他是不肯罷休的 你試想想 看我們國內的制錢 豈只置五百萬元麼 若是把他來鎔化盡了 恐怕所賺的餘利 總有個幾百倍五百萬元呢 操豚蹄以祝篝車 外人何其巧 我國的人又何其拙這不是個大笑話嗎 況且我們國內的金銀枯涸得了不得 現在窮到這個地方 民間流通的還靠着這幾個制錢 若是制錢少了 銅元不穀分布 銅元的價值必定昂貴 物價自然隨着騰漲（以北京說從前每洋一元換銅元一百三十六枚 現在只換一百二十枚 銅元雖相差十六枚 物價仍與從前一樣 可見水漲船高 銀貴物也貴了）這是一定的道理 若是將制錢收買完了 銅元的價值要貴到什麼地方呢 況且外人都是發行鈔票吸取現金漫漫的來制錢收盡 便收銅元銀元 銅元銀元再被收盡 豈不變成了紙國家麼 近來缺少銅元銀元的地方很多 如湖南江西等省 銅元一枚都有紙幣 現金之枯涸 可想而知 到那個時候 國家還能立國嗎 人民還能生活嗎 唉這便是亡國的先兆了 唉可怕可怕由此看來 可見

這個制錢 是關係我國的命脈 萬萬不能將收買的權柄送與外人的 現在有知道利害的人 想出法子來抵制他 抵制之法 就是由我國商人 自行收買制錢 設立鍊銅廠 這個計畫 雖不能說是根本要圖 然而可以稍稍補救 比較利權外溢的却有天地之別了 等我將這個計畫 詳細說來教大家知道知道

(未完)

機會多失於躊躇(撒伊辣士)

怯夫生前屢屢死勇者只味一次之死(索氏比亞)

好貪小利必遭大害好作大言難成小事(夫素克)

志士雖死靈魂不死(淵古)

人生之幸福心神快樂為上身體康健次之資財其下者也(意司連西)

於法律禁止之範圍無論何事均得自由此天賦之權也(法律金言)

權利與義務本為一體但由積極消極而異其名(法律金言)

不忍老弟餓死

前清康熙年間福建永春縣有個姓康的兩兄弟名紹謙弟名紹恒因爲紹謙的性勤儉紹恒的性懶惰故此分家之後紹謙的家事便一天一天的與旺紹恒的家事便一天一天的衰落了有一天紹恒探悉紹謙沒有在家便走到紹謙家裏偷了一石穀子不料被紹謙的妻子撞獲當時就要紹恒挑起這石穀還原紹謙在外聽見這個消息連忙走轉回家對他那妻子說道這石穀我已經應許借給他的了并且他與我是一母所生的兄弟我如今祇要自己有飯吃就任他活活的餓死我這心裏怎麼過得去呢於是不獨不准他的妻子要這石穀并且吩咐他那人把倉打開再挑幾石穀送到紹恒家裏把給紹恒預備過荒月紹恒雖是收下這幾石穀覺得很是慚愧由是回心轉意學老兄的樣勤儉治家不過幾年光景紹恒的家產也漸漸的恢復回來了他們兄弟倆也越發和睦了兄弟情同手足自然要痛癢相關豈有只圖自己有飯吃便不顧兄弟活活餓死的道理紹謙這兩句話真是說得聲淚俱下我願一般把兄弟看做路人的仔細想想這個道理

勸人勿吸鴉片煙淺說

(續前)

京師模範通俗教育講演所稿

以上的八椿害處 都是吃煙的人 勢所必至的事情 並不是我故意的形容他們 諸君試去問問這一般吃煙的朋友 叫他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 看我說的話 可是說錯了沒有 料想他天良未昧 也不能說這害是靠不住的 既然知道這件事的害處這樣大 就應該把他當做猛虎毒蛇 一刻也不去親近他 纔是道理 爲何還要朝夕不離 沈迷不返呢 我想這種人的心理 總是犯的四個字的毛病 叫做畏難苟安 怎麼叫做畏難苟安呢 吃煙的人 性情本是不知振作的 再加上別人一說 你這煙癮不是一年兩年的事 是少年的老癮了 那裏是一下就戒得脫的 萬一弄得不好 還是性命交關呢 吃煙雖然不好 究竟比要命好些 況且現在雖說禁煙 究竟還沒有禁斷 到處都還有煙賣 樂得吃一天算一天 縱然價錢貴一點 那也是無法的事 保命要緊 就不能講顧惜錢了 這些話一聽下去 那般沒有志氣的人 自然把耳朵聽軟了 一天一天的懶下去 再也不想戒了 殊不知這些話都是不足信的 我祇

看見吃煙會吃死人的 並沒有看見戒煙會戒死人的 前幾年兄弟曾親見有一某君 本是大癮 一天吃好幾錢煙 並還要吃點生煙纔過癮 像這樣有幾十年 弄得骨瘦如柴 一點事也不能辦 後來我得了別人一個戒煙的方子 是用極濃的鹽水炒松子仁 要炒透 炒得極鹹 拿來一顆的一顆拈得吃 吃的時候 不能喝茶喝水 譬如有一錢煙的癮 就吃一錢松子仁 有一兩煙的癮 就吃一兩松子仁 頭一天秤準了吃 煙癮是幾頓 松子仁也分做幾頓吃 吃了之後 並不用再吃煙 第二天就減一顆 第三天又減一顆 從此以後 一天減一顆 松子仁減完了 煙癮也斷了 但是吃松子仁這幾個月之內 要常時用點湯水來調養 這某君看見這法子狼簡便 就如法調治 果然頭一天吃了松子仁 就不想吃煙 不到三個月 竟自把多年的烟癮戒斷了 就祇最後的一顆 狠弄了幾天纔丟掉 其餘的都狠順理成章 如今養得狠結實 這幾年在上海 每月還掙幾十塊錢養家呢 這是我親見的事實 其餘還有吃林文忠的戒烟丸吃好的 還有吃鵝郎草吃好的 還有一個人 他立志戒烟 並不吃藥 一天

硬減一分煙 也竟自把煙戒掉了的 我們還聽見別人說 有相傳幾個戒煙的簡便方子 一個叫瓜汁飲 是南瓜正在開花的時候 連葉子根子籐子一起摘下來 用水洗乾淨 放在確窩裏面搗爛 取出汁水來喝 不消幾天 就可以斷癮 如果是剛結瓜連瓜一起搗也可得 又有一個方子 是把青松樹的毛切斷 炒得微黃 每天用三錢 泡湯當茶喝 一面仍然吃煙 不到一個月 煙癮就除了 又有一個方子 是每天早晨起來 喝一大茶碗淡鹽湯 以後凡要吃煙的時候 又先喝淡鹽湯一小茶杯 天天這樣吃 一月之後 覺得煙沒有味 自然就不想吃了 這幾個方子 都狠靈驗 有人試過的 總之戒煙的方子多得狠 祇看你立志不立志 肯立志沒有一個戒不脫的 固然戒的時候 不免受點點痛苦 然而既要除這種大害 豈有連一點小小的痛苦都受不得 那還做得成事嗎 况且吃煙的害在終身 害在子孫 如今受這一點暫時的痛苦 就把那些大害全行掃除了 這還有甚麼值不得呢 你要是圖眼前的安逸 說煙土有一天賣的 就吃他一天再說 殊不知這個安逸享不長久的 以前的煙

禁口說緊還是不緊 警察也沒有把全神注重這件事 如今政府因爲禁煙期限快要滿了 不能再像從前那樣鬆了 前日

大總統的命令 已經說過 爲民除害 不憚煩苛 如有蔑視禁令者惟有執法以繩其後 不容遺孽 再毒新邦 說得這樣的森嚴 現在政府辦事切實 決不是虛言敷衍的 也不會虎頭蛇尾的 以後禁煙的辦法 定然是一天緊一天 種煙賣煙吃煙的刑罰 定然還要加重 大約明年不到這個時候 種煙的也沒得了 賣煙的也沒得了 你還到那裏去買來吃呢 縱然偷偷摸摸的出重價 可以買得到一點 然而那人都曉得是犯法的事 巡警可以抓得的 同居鄰舍可以告發的 那不是提心吊膽 天天都像坐在牢裏一樣 那是何苦呢 萬一真正犯了 那纔够一受罪呢 要把你抓得監獄裏去坐起來 你又從那裏去弄鴉片煙來吃呢 到那時節 要死不得死 要活不得活 那纔是後悔嫌遲了呢 何如趁這個時候 及早回頭 做一個守法的良民 知恥的正士 替國家增加點光彩 替自己保全點名譽 替子孫培植點元氣 豈不是大大

的好事嗎

我說了這一大篇 都是說的吃烟的 不會說到種烟的賣烟的 那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吃烟的是根本 要是天下沒有吃烟的人 那種烟又何必種 賣的又上那裏去賣呢 所以我的主意 祇要勸得中國人都不吃烟了 那種的賣的 也就自然絕根了 但是那種烟的 播植些毒種 壞中國的地土 賣烟的販運些毒物 賺別人的銀錢 這都是不正當的行爲 也都是天理所不容 國法所不許的 如果不及早變計 恐怕也是後悔無及呢

(已完)

欲保政治上宗教上之自由不可不本於仁惠遠慮誠實(彌爾敦)

自由者難生之果物不能以廉價得(威瑪遜)

暴民之政府最殘忍軍人之政府最繁費法家之政府最苛碎(哥倫頓)

春水薄人情更薄江河險人情更險難矣哉處世

機械變詐此是私智非明也

用錢得法

宋人陸九韶最會理家每年正月就把靠得住的進款合攏來通盤算計內中除開兩筆費用一是還國家的租稅因為納稅完糧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一是供作田的費用因為將本闢利也是農家少不得的其餘的款子統共分成十分以作全年的應用只准有餘不准不足大約用到七分算是得中用不到五分算是吝嗇到得年終結算的時候再有餘下的款子便另外存起作為修理房屋醫治疾病添製衣服及應酬戚友救濟貧窮等項用途他這種用錢的方法實與現在國家開造預算的辦法是一個樣子如今社會上的人亂用的就一擲千金每年的入款總抵不住出款之多不到幾年難免傾家蕩產死很的就一毛不拔應用也不用違背錢貴流通的道理這兩種人都不曉得用錢的方法真叫做有錢不會使落得人家批評何不照這陸九韶的方法試辦一下子呢

譯梁任公國民淺訓 自治(二)

錄吉林通俗講演範本稿

自治團體有多少等級 最初級是城鎮鄉 再上是縣 縣再上是道 道再上是省 都可以算自治團體 這自治權限的廣狹 各國也不同 我國的自治議分幾級 還靡有規定 他權限怎麼樣 也靡有規定 現在國民所要緊辦的 就是城鎮鄉的自治 因為自治辦法 最初級是最容易 並且最切要 所有應辦的自治事情 一處有一處的情形 各處地方 不必定要一律 但是有三件事非辦不可的

(一)保甲 比方地方上有盜匪賊徒 良民是不能安居的 像那兵隊勦匪 警察詰奸 這固然是國家的責任 然而兵警的力量 一時也有照顧不到的 所以咱們趕快要自己料理 輔助政府所不及 保甲法是多得很 將來政府必有安便的頒布出來 大家總要實力奉行 切勿厭他煩瑣 要知道政府並不是為自己 都是為咱們國民的啦 保甲能辦有眉目 自然可以擴充成個鄉團 各人有自衛強力 可以享安居樂業的幸福了 這是自治的第一要着

(二)修道路 地方交通 就是營業的脈絡 交通不便地方 終久不能發達 交通事業 大的像那鐵道電車輪船等 固然非靠政府或大公司的力不能舉辦 然而此等不過是交通的大幹 如若靡有支絡 大幹的功用也不能作活 所說的支絡 就是普通的道路 如若道路偃仄崎嶇 來往轉運太難 商民生計必定艱苦 嘗見有某種物產 在城市中能售銀一元的 一到離城十數里的鄉村上 減價到三四毛也不能售出 這個緣故 都因轉運的費 比那產生的費還要多啦 其餘因道路不便 弄到廢時誤事的 實在不少 一時也說不盡 這種交通事業 那能責望國家 一一代咱們辦到 然而又不是咱們一身一家的力量所能辦到 這就是自治團體的責任了 所以各城鎮鄉興辦自治 先要注重此事 把他本鎮本鄉內的道路 窄狹的修得寬大 凹凸的修得平坦 務使一鄉裏面總有數條縱橫幹道 能行走小車 碎石污積 隨時修治橋梁埠頭隨時驗視 淺水河道 隨時挑浚 此鄉合彼鄉相通的路 劃段分任其事 倘使鄉鄉如是 縣縣如是 只須一年以後 全國到處都成坦途 在國家一方面 既然

受益不淺 就是他本身本地方 也都佔了便宜 永遠享用不盡 至於所費錢財 總算起來雖多 分開也很有有限 中等以下人家 只要各出壯丁工作 盡數日義務 便可成功 在一般紳士熱心督率 也輕而易舉 這是自治的第二要着

(二)開小學校 誰家靡有子弟 誰家不要教訓子弟 但是每家開一私塾 聘一教師 無論費錢極多 也聘不到許多好教師 今世兒童 必須灌輸他各種普通知識 他長大時 才能自立 才能謀生 萬不能像那從前僅僅請一位教師就殼啦 並且兒童求學 又必須比較競爭 才能進步 許多人同學 訓練合法 可以引起他的公共觀念 養成的公共習慣 比他自己一個人學習 要有益得多啦 所以家有兒童 應該料理他上學 是不消說的 不過本處地方 倘使靡有學校 定要送到他處城鎮 這不但費錢較多 並且幼年遠離家庭 也很多放心不下 咱們若是真正愛子弟 望他成人 除了一宿兩餐以外 最要緊的 還有大於在本地方設立小學校的事嗎 有種人要辦還不敢辦 以為咱們從小靡有受過教育 怎樣能辦學堂呢 不知道學校怎麼

樣能算完備 本來應有一定的程限但使立個規模 就不愁靡有慢慢兒改良的機會了 況且近來各大書局所編的教科書 十分完善 只要聘到品學兼優耐煩認真的教師 自然能按部就班教下去 正不必怕他難辦啦 至於辦學必須辦款 這也用不着講 若是本地方靡有學堂可進 必須自己開家塾 還是要款 或送子弟到他處留學 更加要款 此款橫豎總要支出 大家把每年預定支出的款 充作學校經費 就是不要也差不多了 況且還有地方公產的出息 合那臨時抽捐可以幫助嗎 要知道辦學 只求實際 本來不必鋪張門面 一座社廟 一所祠宇 就可以充作校舍 僅僅教師 修金 所費也有有限的 這是自治的第三要着

要之自治的事件雖然多 別的事或可辦可不辦 或可緩辦 只有這三件事 無論那一處的地方團體都必須先辦的 並且一天都遲不得 政府不久就要頒行自治條例 將來開首舉辦 望我人民先用全力辦這三件事才好 至講到地方自治的經費 除了公產出息合各戶樂捐外 總應當定出三兩項稅捐作穩固基本 切勿厭他煩苛 要想

所出的錢財 都是解自己切身利害的事 這道理很明白啦

新定破產法律

選湖南通俗教育報

人在社會上 往來交接信用兩個字 是萬萬少不得的 因為緩急人所時有 既不能講那萬事不求人的話 自不得不同人家借貸賒欠 既向人家借貸賒欠 就應當早早給還人家 顧全自己的信用 此外如合立公司 發行票幣 及代人儲蓄保險等事 無一不以信用為主 如有侵吞倒閉虧騙情弊 即為損失了財產上的信用 國家製造法律 原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 對於此種損失財產信用的人 斷沒有放任寬宥的道理 所以世界各國 都定得一種宣告破產的條例 凡是失了財產信用的 就要照律處分 不比我國從前 把這些情事 都看作錢財細故 比方一個錢鋪倒了 那怕虧欠外面十萬八萬 只要預備一個人坐過一年半載的牢 便可胡亂了結 有心倒閉的尙且如此 其餘尋常債務等項 一概不問可知了 這也是法治國的一個大缺點 現在我國採用各國法理 施行破產的處分 即如湖南省前年倒閉的普享社 所有債務的糾葛 好久沒有弄清 日前司法部來文 要地方法院 查照破產的辦法 處分

他的財產 我國這種破產辦法 社會上間有不大明了的 故此特把破產法內重要的事項 說給別位聽聽

一是處分破產的財產 凡人被宣告破產後 另選管財人管理他的財產 破產的對於自己財物 不能使用 自己債項 不能收受 全憑着管財人 清查收攏 再對各破產債權者(即債主) 按分支配(譬如破產的財產僅敷償還全債額五分之一 設有甲乙丙三人均是破產債權者 甲有一萬元債權 就攤還兩千元 乙有四萬元債權 就攤還八千元 丙有一千五百元債權 就還三百元)

一是剝奪破產的公權 破產的人 非到清還債項 恢復權公的時候 照律是沒有共和國民 最尊貴的選舉權 及充當各種公務的權

一是限制破產的身體 管財人清查破產的時候 怕破產者走掉 或交警署管束他的行動 或由法院傳到暫時將他拘禁

一是嚴辦產破的罪名 如果清查財產的時候 發現破產者故意隱匿財產 或虛偽呈

報財產的弊習 必要嚴辦他欺詐的罪名

一是將來破產的待遇 破產情事辦理完畢 各破產債權者 自然是收不足額 如破產者另積財產 仍是要他償滿前債 不能聽其於法外逍遙

一是無資破產的辦法 俗話有說 不怕討債的金剛 只怕欠債的精光 遇了無產可破的辦法 破產律的適用有時而窮 然法院裁判的時候 還是要宣告他業經破產

這原是一種剝奪名譽的懲罰 日後遇着他有財產的時候 再按照破產法辦理

照這樣看來 凡是失了財產信用的人 不獨不能保全固有的財產 就是自己平日所最愛惜的名譽所最尊貴的公權都不能一律保全 這還算得有人格的人嗎 失悔不了

如何趁着財產豐足的時候 節儉居家 誠實營業的好咧

發一言行一事步步要養元氣若動以意氣凌人禮貌疏略語言唐突此最招尤

議人短長談人閨闈取人渾名攻人隱事傷厚損德且必取禍

不能自守以正違理隨衆便是無氣岸的人

勸人莫關事非歌

勸君切莫關是非，非一成兩吃虧結了冤仇，又費力銀錢花去更誰賠？況且一般是非客，何能照埋分高低？得了銀錢說你是得了人錢，把你欺小事挑唆成大事，三回五次無了期，兩頭輸流辦酒席，用盡家鹽殺盡雞，妻兒埋怨君應悔，君欲和時客不依，兩家輸贏都不管，只圖包費好分肥，得了中錢又討謝，吸了君血又剝皮，鄉談吃虧已如此，若打官私更莫提，鄉人不知官裏事，進紙下票與抄批，件件要他人經手，從中漁利非些微，詞証狀師又保戶，靠此吃飯并穿衣，君出痴錢人得利，旁觀都笑當事迷，若還遇着官不好，被他拖累更可悲，半年過載不結案，審了一回又一回，用盡家財費盡力，官司可仍然未結題，事到頭來悔不悔，只因起手動錯棋，若是當初能忍耐，甘心退讓莫遲疑，縱然滿地荆棘樹刺多，也不掛君衣，自家安然人亦樂，時常見面笑嘻嘻，事省財兩方便，和隣睦族人稱奇，我作此歌請君唱，勸君口唱心又維。

小學教員當組織研究會以求進步說

處世惟恐不知足 求學惟恐知足 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處世不知足就是貪求學知足就無進步 大凡世界上的事情 都有一定的範圍 惟有學問一道 茫無涯岸 遠無止境 所以禮記有學然後知不足 西洋格言有讀書愈多 益覺自己之愚的話 因為我輩一人的學問有限 一人的智識也有限 全仗着多讀書 方能夠增長學問 全仗着多交際 方能夠增長見識 所以無論辦一種事體 倘能集思廣益 自然可以研究出好辦法來 即如小學教育一事 尤在必組織一種研究團體 大家共同研究 然後教授方能够改良 管理方能够合法 教育纔有進步之可言 但是這種研究會 可是與教育會的性質不同 教育會是關於教育行政上的事情 我們這研究會 是專對於學校中管理及教授法之研究 以及各校教員彼此聯絡感情交換智識等事 如今請把這研究會組織的好處 說給大家聽聽

第一是可以改良學校中管理法 學校中的管理法 各處有各處的不同 各人有各人

的主張 據視學員調查 常有一縣之中 各村學校的管理法 極其參差不齊 各各的主義不同 絕不統一 這就是彼此不連絡聲氣的緣故 所以莫如小學中教員 大家出來組織一會 共同研究一極完善的管理法 大家照着實行 全縣一致 則精神煥發 教育事業 自然日進無已了

第二是可以研究教授法 教授法之困難 諸君充過小學教員者 諒總能够深悉其道 無論在中學畢業 或在師範畢業 在畢業時 恒以爲自己必可爲一良教員 然當自己躬親教授的時候 沒有不覺得是極困難的 這都是因爲一人所學所見寔在有限 所以終不够用 如今能够大家聚在一塊兒 討論討論 玉愈磨而愈光 學愈求而愈深 自然教授法愈求愈良啦 况且教授法 最好能够隨地隨時變通 不拘拘於一定的死法子 書肆所出板的教授法 有時亦有不甚適用的地方 能夠有了這個研究會 大家可以因各地之習慣 各處之風氣 融會變通 研究之 改良之 不是有大大

的利益麼

第三可以聯絡感情 世人每因競爭而生妒忌 因妒忌而生惡感 辦學校的人往往如此 常有此校中的人 誣謗彼校 彼校中的人 也毀罵此校 彼此相爭不已 而致於成訟者 我們京兆地方 尤屢見不鮮 長此以往 學風日壞 前途何堪設想 如今倘能够組織這會 彼此可以互談 感情自容易融洽 互相扶助 互相維持 不但 不致有妒忌事情發生 並且也不致彼此誣謗了 勸諸位小學教員 快些組織罷

俗

渾家 稱妻爲渾家見鄭文寶南唐近事史虛白詩云風雨

言

揭却瓦渾家醉不知

來

室人 室人交編責我出詩經箋云在室之人非專指妻言

歷

也六朝江淹有悼室人詩似爲夫指婦之稱也

禁鴉片烟歌

烟禁期將滿任前途如何艱苦再難寬緩禁令煌煌新訂定不
比從前敷衍嚴處罰任誰難免以身試法真非計願同胞莫犯
諸條款利與害要分辨限期已定何能展倘這時游移不定稍
微疏懈祇怕沈淪歸地獄從此無由翻轉快快醒來都加勉貽
笑外人真可恥望同胞趁早回頭返國盛強身禁烟

教育子女應先明白各種學校的用處

養子不教 父母之過 這兩句俗話 雖說極其淺顯 到是很有道理 怎麼說呢 因為人在幼小時代 渾渾噩噩 無識無知 對於善惡 毫無主見 將來能否成爲完人 (完全沒有毛病的人 就叫做完人) 是否可以自立 全看爲父母的 對於其子女 能否加以教育 假若爲父母的 只知道保養 不知道教育 使子女成一匪類無用之人 那不是父母之過 是誰的過呢 所以教育子女 是作父母 最要緊的 一件大事 不用說了

教育子女的方法 不外使子女上學校 (可知是易子而教 絕對不是親自教育) 但是學校的種類很多 各校的課程不一 一課有一課的道理 一校有一校的用處 假若不明白各課的內容如何 學校的用處怎樣 祇知道子女應該上學 也不論是那類那類學校 不但是違反子女的性情 (比如子女的性情 近於手工圖畫 誤使上專修國文的學校) 不能得捷便方法 也恐怕畢業的結果 反乎自己 (指爲父母的) 預期的

目的（比方父母期望子女成個有商業智識的人 誤使之上工業學校）難以得希望的用處（希望如此 而結果如彼）這豈不是學非所用嗎 所以這各種學校的課程如何 用處怎樣 爲作父母的 應當知道 應當明白 應當先知道 先明白 那位說 學校的種類頗多 人們的智識有限 讀過書上過學的先生們 對於這些事情 固然是不難明白 不難先明白 若是除去讀過書的先生們以外 像什麼作農的 爲工的 經商的 終歲勞動得不了 何暇調查學校的種類 又何暇明白各種學校的用處呢 那各種學校的用處 固然是應當先明白的一件大事 豈奈我無暇明白 何這話全是一味推諉 甘自暴棄 何以呢 古人說 天下無難事 只怕人不爲 學校的用處 固然是各各不同 然要留心記記 到也不難明白 況且明白之後 雖說是爲的子女 也是爲的自己（指爲父母的）那子女成一個有用的人 省却依賴自己 這豈不是自己的一生幸福 子孫的莫大利益嗎 像這們大的好處 爲什麼不留心記記 又爲什麼自己推諉呢

本員今天 把這各種學校的用處 給大家講說講說 倘大家入於耳 記於心 明白了亮 以後教育子女 也就不至茫無把握了

第一國民學校（當前清初自開辦學堂的時候 叫做蒙養學堂 以後改爲初等小學校 現在改爲國民學校）國民學校 是養成國民智識的學校 什麼是國民的智識呢 就是因爲既爲一國的民人 卽當具有國民的常識 像什麼修身啦 算學啦 國文啦 體操啦 圖畫手工啦 全都要講講 若能明白這幾種功課的大略 畢業以後 就不至受人朦混 自己就可以在社會上 謀些小生活啦 或是學買賣 或是習手藝 或是居家過日子 或是考入高等小學校 續此進修 全都可以 這就是國民學校的用途 你瞧好不好哩

第二高等小學校 這個學校的功課 差不離 跟國民學校一樣 實在的說 比國民學校的功課 還多幾種 外加歷史地理理科英文等科 講究的 也比國民學校詳細一點 在此學畢業以後 平常的書信 可以寫明白 其他應用的文字 也可以作的

上來 不但是做買賣 過日子 不至受人的朦混 就是教小孩 去念書 也可以幹的了啦 若是志大成 還可以考入中學 這個學校畢業的用處 豈不比國民學校更多幾層嗎

第三中學校 此學校的功課 比高等小學校的功課 又深入一層 像什麼歷史咧 地理咧 算學咧 國文咧 及物理化學 一切等等的功課咧 都要詳細細的講講 不但是這幾種功課 比高等小學講的詳細 就是像高等小學沒有添入的英文咧 (從前高等小學未有此種功課 民國元年的時候 廢除讀經 始將英文 列入隨意科之一 現在各處高等小學 有無此課 頗不一律) 法文咧 德文咧 也都要講述 個大概 現在教育部 又通令各處中學 加入商業簿記一門 使各學生 練習簿記 以便畢業後經商之用 若是在此學畢業 普通應有的智識 總算盡有嘍 從此截住 不另考他學 在國中經營各種事業 固然是全都可以 就是游歷外國 調查什麼 和洋鬼子 交涉什麼 也不至一無所懂 受人最大的朦蔽啦 假若畢業以後

另考他學 智識既然完備 道路自然寬廣 比高等小學畢業的用處 又大的很嘍

第四大學預科 什麼叫大學預科呢 是預備上大學正科的一科 這科的分類 有什麼法科 文科 理科 電氣工程 土木工程等科（按現在大學預科 分爲第一第二兩部 核其內容 不外上列之數科 因爲言部 不如分開說科 容易明白 故分解之如上）入法科 專研究法律 預備入大學法律正科 入礦科 專研究金 銀 銅 鐵 錫 及寶石 珠玉 和各種煤 鉛 鎳 等鑛 怎麼樣開採 怎麼樣辨別

入文科 專研究那種文字 例如入德國文科 卽專研究德國文字 入中國文科 卽專研究中國文字 是 入理科 專研究各種事物的真理 八電氣科 專研究電話 電綫電燈 電杆 如何安置 如何修理 如何使之無危險 入土木工程科 專研究建造房屋 及修築鐵路 橋梁的事情 在此科（卽預科）畢業 再升入大學正科 可就很容易了 所以叫做大學預科

第五大學正科 才說大學預科 是預備上大學正科的一科 可知大學正科的分類

與大學預科的分類也差不了許多 不過大學預科的功課 不如大學正科的功課 講究的詳細就是了 假若在大學正科畢了業 雖不能說是無所不知 大約對於各種學問 各種事理 就明白的很囉 其用處之大 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數種學校以外 還有許多的專門學校 像什麼工業專門咧 商業專門咧 法政專門咧 醫學專門咧 都是 這幾種學校 皆專以研究一樣為主 所以叫做專門 例如商業專門 專以研究商業為主 凡和商業無關係的功課 皆不研究 法政專門 專以研究法律政治為主 其他非法政專門所應有的功課 亦不研究 是在這幾種學校畢業以後的用處 全是看入的那一種專門 如入法政專門畢業的 就可在司法界 政治界 謀些生活 在商業專門畢業的 就可在銀行內辦些事情 其餘的各種專門 也是一樣

此外還有陸軍小學 陸軍中學 陸軍大學 海軍大學等 專以研究海陸軍的智識為主 其用處在海陸兩軍 不用說啦

他如水產學校 專研究撈取水中的物產 軍需學校 專研究運輸供給軍用的物件 師範學校 專研究教育人的方法 其用處 在撈取水產 供運軍需 教育人材 就可想而知了

以上各種學校的用處 專就男子一方面說 若就女子一方面講 和男子 也差不許多 中國女學 尚在幼稚時代 女子大學 驟難辦到 至於現時已經成立的女子師範 女子中學 女子高等小學 等學校 跟男子師範 男子中學 男子高等小學 等學校的功課 用處 也差不了多少 不過比男子學校內 多幾門縫紉 保母的功課而已 其餘大都一樣 不用細說了

男女各種學校的用處 大約不外上述的數種 若爲父母的 不先明白這些事情 貿然使子女上學 比方子女的性情 近乎實業 就該當使之上農業 工業等專門學校 才對啦 因父母不明白各學用處的緣故 使之上法政 又比方父母之心 欲子女成一個做買賣的商人 想使子女先求些商業的智識 因不明白商業學校用處的原故

誤使之入農業學校 其結果必至子女費去許多工夫 花去若干金錢 也不能達自己期望的目的 你看糟不糟哩 假若爲父母的 先明白這些道理 自然無這種毛病 就此看來 爲父母的 若是想着教育子女 豈可以不先明白各種學校的用處嗎(完)

恕道處世之本能以心推心何人不可相與何物不可化誨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韓魏言)

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過去

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

人之勝於已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忘心人之不如已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意

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椒山公言)

婚姻宜慎始 (續前)

更有一類人 趕集呵 上廟呵 常跟那一個人一堆兒吃吃喝喝 越說越對勁 這一天在飯鋪裏 喝着酒拉繚兒 這個說大哥 你那個學生多大啦 那個說幾歲啦 還沒有丈人家呢 老二 煩你給留點心說個媒吧 這個說要論理說 這個話我不能說 但是咱們老哥倆不分彼此 我說了吧 我那個老丫頭 跟你那個學生歲數相仿 大哥要瞧的起我 咱們哥倆近乎近乎 好嗎 那個人也喝到二門子裏頭啦 說好呀 咱們換換虛兒吧 這就算是親家啦 要說是姑娘怎麼樣 學生怎麼樣 他們兩個是誰也不知道 就運誰家怎麼樣 誰也不大知道 兒女一輩子的大事 那有這麼草草了事的 還有那大迷信家 未曾說親 必要合合婚 合婚的書 是按着宮命配對好的 男幾宮 女幾宮 是上等婚 男幾宮 女幾宮 是中等婚 男幾宮 女幾宮 是下等婚 那裏頭還有許多的名目 你想男女的宮命 是按着他生年定的 比方民國元年男的是幾宮 女的是幾宮 凡是那年生的全一樣 民國二年男的是幾宮

女的是幾宮 也是凡是那年生的全一樣 合婚的時候 按着書查 總得那一年生的男的 跟這一年生的女的 按宮命配合 纔是上等婚 或是中等婚 你想那有那麼對付的 趕巧了有個對付的 歲數又不對付了 不是男家嫌女的大 就是女家嫌男的大 簡直的說吧對付不了 那合婚的先生又怕竟給人家合散了造孽 他說啦 上等婚 平常人沒有那麼大命 就是中等婚也不容易 但能得個下等婚 就可以的啦 這話你們聽着有理嗎 那要合婚的 不是想着要找上等婚中等婚嗎 要說上等的沒有 中等的也不容易 我們要就摸着鍋辦不合婚 頂不濟着不也就是下等婚就完了嗎 找下等婚還用合嗎 況且那合婚的書 就沒有道理 一年裏頭生的人多啦 怎麼凡是那一年裏頭生的男的 非跟這一年裏頭生的女的作親不能算好婚 這不是冤人嗎 還有講究甚麼犯大相的 這個更沒有理啦 就着那個歌兒頭一句說吧 白馬犯青牛 這一句大家都說是屬馬的跟屬牛的犯相 講的還不細緻 怎麼說呢 馬是白馬 是庚午年生的人 牛是青牛 是乙丑年生的人 凡是庚午年生的男的 女的

要跟乙丑年生的男的女的作親 就算犯相 這是甚麼理呢 還有說雞狗算犯相的 你要問他怎麼講 可更可笑啦 他說是狗咬雞 這不是把人看成狗看成雞啦嗎 況且這麼講法 那白馬跟青牛 是甚麼咬甚麼呢 羊跟鼠 又是甚麼咬甚麼呢 簡直的是沒有那麼回事 要說真有 怎麼咱們鄉下也有闖婚作的 也不合 也不算就作了親啦 也沒有甚麼呢 難道說他就闖不上犯相的嗎 要是真有這麼回事 難道說他不怕不好嗎 那位說啦 那是糊塗人闖大運呢 在下說不是那麼說 無論甚麼事情 要是可以信可以不信 信也沒有甚麼好 不信也沒有甚麼不好的 那事情必沒有甚麼真理 比方說吧 不吃飯餓的荒 人人都要吃飯 怎麼就沒有了一個糊塗人闖大運的 試試不吃飯行不行呢 因為不吃飯真餓的荒 這個理是一點不錯的 又有一位說啦 這類的事情 是信者有不信者無 要按這麼說 怎麼就沒有了一個人不信不吃飯就餓 他就不吃飯 他也不餓呢 若果然有一個人不吃飯也不餓 那一定要吃飯的 也算多餘啦 大家想想 既是有可以闖大運不合不算的 也不一定

的不好 你們還一定要信那個 不更是多餘啦嗎 更有一種可笑的事 趕到脫親有幾成啦 要那一家的生辰八字小帖兒 放在灶王爺板上 香爐底下壓三天 這三天裏頭 要是安安靜靜 就算安啦 要碎個碟子打個碗的 就算不作啦 這不更是媽媽大全啦嗎

(未完)

凡人臨大事有利害可畏之甚者不可心緒張惶惟當以寧靜鎮之

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荆棘常思害人

人好剛吾以柔勝之人用術吾以誠感之人使氣吾以理屈之天下無難處之

事矣(景行錄)

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先賢語)

謝謊為第一罪過(釋氏語)

初等小學校的功課合功課的用處

(續前)

選錄直隸勸學白話

第四是體操 這項功課不是爲的當兵 亦並不是玩耍 全是爲的身子壯實 俗語說身子是人的根本 若是身子先不壯實 百病纏身 就是有道德 有學問 有本事 亦不能夠做事 細講起來 大凡人的心力合身體 一動一靜總要勻稱才好 光用心坐着不動 一定是生毛病的 以前說的修身國文算術 都是用心費精神的事情 所以必要加上體操 常常教他活動活動 再說小孩子合大人不同 筋骨是很柔軟的 呆坐着必生毛病 學生性情是好動不好靜的 不教他動 精神一定疲乏 筋骨亦不能舒長 再說教體操的時候 步法排隊總要齊齊整整 又可以借着這個 教學生學成一個守規矩的好法子 凡外國學校 都是這樣辦法 吾們的私塾 把學生教成呆子 這真是大錯了 以上四項 不分男女小學 是一定要學的

第五再說女學裏的裁縫一科 甚麼是裁縫呢 裁是用剪子去裁 縫是用針線去縫 就是女子做衣服的意思 裁是尋常女子不上學的 雖然也都會做衣服 可是會裁縫

的總不很多 常有做一件衣服 先求人裁好了 才能够去做 就是通會的 亦往往多費時候 多費材料 現在女學裏教的有種種法子 如何縫的快 如何裁的省 又甚麼衣服怎樣做法 一切教的很詳細 想女子本是主持家事的人 在學校裏把裁縫學得會了 畢業後出嫁了人家 凡翁婆丈夫子女的衣服 自然能自己做的 大家想這不也是很有用處的嗎 所以現在把這一科 也定成了必修科了

至於隨意科裏頭 唱歌一樣功課 爲的是活潑精神 涵養性情 又手工圖畫 爲的是練習心思手眼的巧妙 知道各宗物力的艱難 爲將來去做工業的根本 總而言之 無非是教人五官四肢 全能有用 不至成個廢人罷了 就這樣看起來 學校裏爲這兒童想的樣樣周到 大家有子弟的 若再不教子弟上學 別說是不願意教子弟們 成就一個國民 簡直的是不願子弟成就一個有用的人 常言道 天下當爺娘的心眼 有一樣的地方 就是通同願意子弟好 若不教他上學校 豈不是明白人做糊塗事嗎

(已完)

媚外與排外均失交鄰之道

立國於地球之上 靡不有一定的土地 人民同統治機關靡不思擴張國家的權力 亦靡不跟國家聯絡情誼 這就所謂國際的關係 當輪船鐵路未發現的時候 交通阻隔 各各閉關自守 今則往來聘問 訂立條約 遣派使臣 商務的交通 學術技藝的交換 幾乎合五大州爲一家的了 豈有一家相處 而可以有媚外的舉動 或是排外的行爲呢 媚外兩字的義思 就是己身之對於外國 如同奴隸僕妾之對於主人 反正說一句話 做一件事 明明知道卑鄙醜陋 但求得主人的歡心爲是 平日戴外國爲父母尊外國爲神聖 遇外國人 加以兇惡無禮的舉動蹴踏他鞭笞他 旁人所不能一息忍受的 他却和顏悅色而不辨 低頭瞑目而不爭 這所謂奴隸 所謂牛馬 所以波蘭印度等國 已早早滅亡的了 排外兩字的義思 却同媚外兩字的意思正相反 媚外是一味服從外人 排外是一味反抗外人 一般愚民 見了外國人來自遠方 語言不同 服色不同 以及種種習俗都不同 於是生出一種嫉惡的觀念 或把教堂焚

毀 或把教士殺死 甚至如庚子那一年 拳匪鬧事 以致八國聯軍 攻破北京 國家既失了許多的面子 又出了許多賠款 且國家亦幾幾乎亡去 這豈不是最可痛的事麼 總之媚外失在過於柔軟 排外則失在過於強硬 二者都不是交隣的道理 且都足以亡國而有餘 這樣說來 人民對於鄰國的道理 當怎麼樣呢

第一人民當注重國際上的道德 尋常鄉里的朋友 遇有婚喪喜慶等事 尚且互相酬答 一日見面 尚且互相款接 是做人的道理應當如此 數千里或數萬里外的外國人 一日好容易接近於一處 豈可忘却賓主之禮呢 新智識新道德 如從良心上想來 有不及他國的地方 不妨誠心取法 以期文化共同的進步 如果一味自以爲是 棄如糞土 這麼何以交換智識呢 近日各國締結條約 原所以同望平和 假使有大損害我國的時候 負完全責任的有政府 如不得已 出於愛國熱忱 據理力爭則可 舉動野蠻則不可 萬一遇有戰事 是國與國的衝突 並不是個人與個人的衝突 不可加無禮於戰士 或是虐待捕虜 同欺侮負傷的人 國際上的道德大概如是

第二人民當注重於品格的修養 人有品格 決不願奴顏僕膝去逢迎地位勢力較高的
 人 人有品格 亦決不願因無緊要的事 便怒目奮拳 而與人鬪 平日保持他高尚
 的品格 而受他人的尊敬 然後足以自存 否則人格不完全 當然爲人所輕視 個
 人的人格這樣 國家的人格 亦何獨不是這樣呢 聚許多人民而成國家 這國家的
 人格 就是許多人民的人格 如果許多人民 各自修養品格 即使外國優勝於我
 我便不因有羨慕之心 而起服從之念 且不因有嫉惡之念而有抵抗之舉 我有品格
 外人且敬我愛我 我又何必去諂媚他 排斥他呢 但是弱國的人民 在品格上面
 往往有幾多的缺點 首在愛國心的薄弱 不論何事 苟一己以爲有利於國 而多數
 人亦以爲有利於國 便勇往直前做去 不稍退却 這方算做真有愛國心 亦方算作
 真有品格 否則大事 或只因有利於一己 遂媚外以禍國 或只因少數人的意思
 遂排外以誤國 是禽獸行爲 是野蠻舉動 怎能够得上人格一層麼 次在獨立性的
 柔脆 有自已的身量 而不倚靠其他的力量 有自已的主權 而不服從其他主權

這所謂有獨立性 孩提之童 終日仰乳母的哺抱 所以受乳母的指揮 奴隸待主人的豢養 所以服主人的命令 童子同奴隸 豈非均沒有完具人格的麼 至於完具人格的人 便不倚賴人 而可以自立 且不肯服他人 而可以自由 如果侵辱他的主權 人人以爲忍辱不過去 他便奮起抗爭 即使碎身流血 也不肯損絲毫的權利 屈服於他人主權之下 必具這樣雄偉的品格 方能免媚外的短處 並能免排外的惡名 否則人以我爲兒子 我卽尊以爲父母 人以我爲奴隸 我卽奉以爲主人 是昨日方當作仇敵 而今日已奉作君父的了 今日方罵作洋鬼子 而明日已親如神聖的了 可笑 亦可歎

我國今日 尙處於積弱地位 媚外則必致引狼入室 排外則無異螳臂當車 一般人 民能於國際上的道德時時注意 並能於品格上好好修養 便是對外的妙法 國家不難藉此徐圖強盛 各國亦不難表示敬畏

(一) 戒嬌慣 溺愛兒子 是鄉間常情 豈知溺愛兒子最足以養成兒子的惡德 將來成人 必然不是保家的賢子 這兩個字 不知害了多少的兒童 切記最不可嬌慣 設如小兒要索什麼物件 做父母的要審量一番 是可以給他的東西便給他玩耍 若是不可給他的東西 任他怎樣的哭號 千萬莫要給他 假如一哭便給 兒童從此得計 後來便將哭號去要挾父兄 從此養成驕傲的習慣 爲害不小 再有時分給兒童食物玩具 宜將好歹大小支配均停 不可令兒童自爲檢擇 又不准他們姊妹兄弟私下調換 不知不覺之中能免好佔便宜的習氣

(二) 戒痛打 俗話說杖下出孝子 是說兒子有了錯誤 總要責打一番 纔能知道警戒 這話雖然有道理 只是古來教訓兒童 到了萬不得已的時 略責幾下 便要護養他的廉恥 比方從來受刑的人 一次受刑 心中便有無限的懊悔 如果挨打慣了 他便不以受罰爲恥 從此無法可治 我們鄉下往往有性情暴躁的人 見兒女一差

半鏢舉手便打 不管什麼扁擔門杠拐杖鞭子 盡性就蠻打起來 這些情形 我眼見的很多很多 小兒挨打挨罵成了長事 就練熟了無恥的習慣 後來再用刑具也無效 驗所以痛打一事 總宜切戒

(三)戒奢侈 我們中國的經書上說 教養兒童 不可令他早穿絲綢皮裘 (禮記上說童子不衣裘帛) 一樣是童子衣服過於溫暖 有礙衛生 一樣是價值太貴 恐怕開了奢侈的習慣 我們鄉下的人家 小孩子纔過滿月 便交給奶媽經營 這些村姑蠢婦 有什麼學識 可憐最保貴的小孩 要被這些婦人 一誤到底 小孩子要吃什麼 便給他買 要玩什麼 便給他做 銀錢拿在手內 三文不值二文的使用 吃的穿的 都佔了上風 這種奢侈風氣 幼年習慣 將來是怎麼樣了局呢

(四)戒耗費 有一等人習慣 每天要給兒童幾個零用錢 任他在門口買些點心吃吃 每年到了陰曆十二月的除夕 就是三十日 小月二十九日 父母台長輩都要給兒童錢 多少不等 過年裏錢 兒童已這些錢文拿在手內 不用愛惜 數日之間

揮霍已淨 實屬不合道理 當這時候 宜教訓他個積蓄的法 買上一個撲滿（是裝錢的東西）每日把節省下的錢 不論一個兩個 都投入撲滿 積得日久 取出來給他買些課本 這就是變化無用成了有用 再者幼年不妄用一錢 將來必沒有浪費的弊病

（五）戒怒罵 兒童的兄弟姊妹 兩下都是互相親愛 偶因小小細故 破口互罵 便失同胞的情分 惟有嬌慣下的兒童 兄弟姊妹更容易在一塊兒相打相罵 甚至嘲罵旁人 連累父母受氣 並且編空說謊 貽誤正經事業 這些兒童做父母的 萬不可寬容過去 有時撞見他罵人說謊 就要嚴厲的教訓 必得改過方可放鬆

（六）戒閱淫書 兒童識字漸多 自己就會看書 凡是無益的書籍 並那淫邪小說害人最深 直是毒藥一般 我曾見過許多少年 因看了幾部不正當言情小說 神經紊亂 終日如瘋如魔 溺情花柳之中 流蕩忘返 不到終年 便損性命 實在可惜 家中如有這些小說 即當搜出用火焚燒 不留一點 也要尋常把這些話 給兒童切

實告戒 免得他走入了錯路 這件事關係要緊 千萬留意

上邊說的這些話 都是家庭教育 根本上最要緊的辦法 我今天不嫌勞勞叨叨說下這一大篇 因為家庭教育 是學校教育的根子 在家庭以內 受過完全的教育 及至到了學校 就容易教訓 比方栽一棵樹木 根本上已經培植完好 長到三四尺高以後 稍一護持 就挺然而上 成了一個端端正正的好材料 凡是我們做人父母的 可曾留意到此嗎

(已完)

處富貴之境要知貧賤人痛癢值少壯之時須念衰老人辛酸居安樂之場當

轉患難人景况立旁觀之地應識局中人苦心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樣

危於棄秀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毋忽險中人(警心錄)

早眠早起此家未有不興盛者

實業談

工業演說二

電學的工

剛纔我講那汽力世界 全仗着水火 水火成功 全仗着煤炭 這煤炭出在地裏 是個礦物 原來有限 並非無盡 用一斤就少一斤 用一點就少一點 不合那草木今年砍了燒了 明年他又長出來一樣 若是使着那火輪機器 正在高興熱鬧場中 忽然大叫一聲說 地裏的煤炭 已經用的一乾二淨 你想那火輪車還能跑麼 火輪船還能行麼 那一些織布紡紗銀幣銅圓等種種的製造局廠 每日早晨夜晚 還用嗚嗚的叫人上工散工麼 這就好比仿泡開的鍋 陡然間添上兩筒冷水 光明的燈 陡然間沒有半點兒油 豈不把人急死 你們不要說我是故作驚人的笑話 十幾年前 早有大地學家查考某國的煤炭 僅敷五六十一年用得 某國的煤炭 僅敷七八十年用得 某某等國的煤炭 都也用不到一百年 惟獨我中國的煤炭甚多 能敷幾千年用得 但恐怕那

用淨了煤炭的世界各國 好像是餓空了的叫化子一般 教我們自己用不安穩 到了如是同歸於盡 這一般習慣了爽利痛快的上等人物 火車火船 還嫌他慢 火輪製造 還嫌他笨 一旦因為沒有了煤炭的緣故 文明還而為黑暗 靈巧還而為笨拙 兒何是好 如何是好 山窮水盡另找路 總必還有更寶貴的東西 可以替代出那蒸汽來 供給我們大家使喚 這寶貴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我說是電 蒸汽所能做的工 他都能做 蒸汽所不能做的工 他也能做 電就是雷麼 我說雷是電觸空氣振動而發的聲 聲是聲 電是電 雷為電聲 電能打雷 却不可說雷就是電 電就是閃麼 我說閃是電觸空氣摩擦而發的光 光是光 電是電 閃為電光 電能打閃 却不能說閃就是電 近來人家都叫他是電氣 我說更是不妥 因為果然有這樣氣 按着理化的講說 必定有他的輕重 有的模樣 今既稱不出他的輕重 又查不到他的模樣 如何能叫他是氣呢 他不過是合聲合熱相似 隱藏在萬物裏 無物不有 有法以激動也 他就出現 論他出現的狀態 有說也是昆元太靈的 有說也是靈場

兩極的 有說他未出現是混元太極 業已出現是陰陽兩極的 姑且不必深究 爲的
 是容易明白 暫照着分陰陽兩極講 更按着過電不過電 把萬物分爲兩類 如動物
 植物 銅 鐵 及各種金屬 強水 及各種潮濕物件 電從他身上 容易過去
 不能留住 是爲過電物 各樣電線 皆用銅鐵條 把電引到要用的地方 就是憑着這個
 理 如玻璃 火漆 瓷器 絲絹 綢緞 乾紙 貓皮 乾空氣等物 電從他身上
 不能過去 容易留住 是爲不過電物 電報杆上 拴電線處 必用瓷瓶 防避電杆
 遇雨潮濕 電就從杆入地 不能到要用的地方 就是憑着這個理 過電物合不過電
 物 在電學的工業上 各有極大用處 萬不可不分別清楚 再說教電發現的法兒
 約分三樣 取兩般不過電的物件 如火漆合絲絹 或玻璃合貓皮 彼此相摩 電就
 出現 且分爲一陰一陽 如貓皮摩玻璃 貓皮現陽電 玻璃就現陰電 更試驗得陽
 電遇陽電 陰電遇陰電 就相排斥 越排相隔越遠 好像是易經所說 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 又試驗得陽電遇陰電 陰電遇陽電 就相吸引 越吸相隔越近 因此定出

靈魂變遷

生計指導

五十

一條公例來 就是同性之電相排斥 異性之電相吸引 這公例與工業的關繫 也是不小 從這個相摩的法兒 發現的電 其名叫做靜電也叫乾電

(未完)

戒多妻

唐朝的庶官拜中書侍郎之職前妻無出早逝繼娶也沒生下兒子親戚朋友都勸他討小接後盧邁道我的兄弟現在有了兒子兄弟的兒子就是我的兒子一樣儘可擇立爲後何必做這些不近人情的事咧後來立任爲嗣終身不另討小一夫多妻不但有乖人道並且要生出許多煩惱來真是一種最不好的惡習我想盧邁沒有兒子尚且不肯討小那些兒子滿堂還要討小的不知是何居心

農事爲何要改良 (續前期)

我們的國家 就是我們的大家 怎麼講呢 從前皇帝專制 國是皇帝的國 家是我們的家 口裏雖常說是國家國家 其實國是你的國 家是我的家 國合家原是兩事 於今中華民國 我們這一般民都以國爲家 要明白沒有國就沒有家 所以說我們的國家 就是我們的大家 大總統是我們總當家的 副總統是副當家的 國務總理是二當家的 內閣各長及督軍省長都是幫當家的 參議院衆議院 是大管事的 當家的有了錯處 他們也要管管 同心合意 要把我們五六萬萬大家的日子 過他一遍 豈不是一大家麼 要富要強 怎麼講呢 從前我們常說中國 就是個天下 我們以外 不過是些東夷西狄南蠻北貊 吃的不如我們 穿的不如我們 住的不如我們 總沒有一樣如我們的 所以都要任憑我們擺弄 現今站在這大陸上 向東一望 高麗是屬乎日本的 不能說是東夷了 向北一望 西比利亞 是屬乎俄羅斯的 不能說是北貊了 向西一望 中亞西亞 也是屬乎俄羅斯的 不能說是西狄了 向

西南一望 印度緬甸 是屬乎英國的 安南是屬乎法國的 不能說是南蠻了 這些國 不要想還隔着重洋大海 實在是緊接的近鄰街坊 因為他們的莊農 比我們高 所以出產的貨物 也都比我們高 教人一見 就願意買 鬧的我們 頭上戴着洋帽子 腳上穿着洋靴子 眼上帶着洋鏡子 腰裏帶着洋錶 袖裏帶着洋巾 手裏拿着洋傘 口裏銜着洋煙 身上穿的 不是洋布就是洋綢洋緞 一洋而無不洋 還要坐在洋車子上 住在洋房子裏 若是有法 能把頭髮染紅了 眼睛珠子染藍了 那就分不出是個中國人來咧 這些洋貨 雖然不必全買自外洋 也有我們照樣自造的 總是不多 你想爲一家子人家 吃的穿的用的 合一切的東西 件件都要買人家的 若是別無進項 不怕他家有黃金柱北斗 早晚也是教人家抬個一乾二淨 自己窮死 一家如此 一國也是如此 我們若還不快快的改良莊農 立住了根本 恐怕將來不但是 使洋火 燃洋油 喝洋酒 吃洋糖洋鹽洋藥 更必有專靠着 吃洋糧 食用洋木頭的日子 那還成其爲國麼 要富要強 這就是不能不改良莊農的第三個

緣故了。若問那幾件事要改，我想到日本有個大偉人，名叫伊藤博文，遊學西洋，回到本國，他的皇帝問他：我國那幾件事要改？他回答說：沒有一件不得改的。我就學他的話回覆大家說：我們的莊農事，沒有一件不得改的。聽我一樣一樣的講來。

(已完)

俗 言 來 歷

外內 夫婦相稱爲外內六朝以先無之至梁徐樝有贈內詩其妻

劉氏有答外詩內外之稱起於是

連襟 今人稱友婿爲連襟蓋有所本馬永卿懶真子錄江北人呼

僚婿爲連袂又呼連袂

戒貪

明朝王端毅公名恕在揚州做官的時候有一天那地方有一個感激他的人送他一千金子他當時雖然把那金子謝却了然而他那心裏總還有念念不忘的意思喜得他的克己工夫頂好每遇貪心蠢動的時候便自己罵着自己道王某你平日是個講究義理之學的甚麼也起了這種貪心咧於是把自己罵過好多回數才得把個念頭漸漸的打消我看社會上的人未必全然分義利兩個字不消只是沒有學得王端毅公這樣克己的工夫所以一見金錢便有些把持不住終不免為一個貪財的鄙夫真是可嘆

我國要趕快改良蘇織品

選錄湖南通俗教育報稿

我國出口土產 除茶絲以外 以蘇棉兩項爲最多 近年以來 官廳對於棉業 已經極力提倡 各處紳商也隨時注意整頓 所以棉業的成績 近來很有進步 惟蘇業一項 雖也有人提議改良 然僅注意種植於各種製造方法 能够着實研究的 還少得很 以致以產蘇最多的中國 於種種日用蘇織品物 還須仰給外洋 前據海關報告 每年入口的蘇織品 多到兩百餘萬元 這等權利喪失真是可惜 查考蘇織物品 如面巾手帕 几棹遮布暨花邊窗圍等項 在歐美各國已爲日用所必需 用途的寬廣 幾與棉織品相同 歐洲產蘇最多的 首推俄國 而製造蘇織品最多的 就要首推德國 計俄國每年產額 約有一千萬盧卜 德國每年製出的蘇織品 約值七百萬馬克 至銷行的地方 除中國外 就是美洲各國 因爲美洲地方 產蘇不多 不敷應用 所以這項物品 尙需仰給歐洲 德俄等國 曉得美洲產蘇不多 便將種植製造各法極力改良 以期本國的蘇織品 在美洲暢銷 據我國農商部調查 專只蘇織品一

項 每年由歐洲輸入美洲的 約值美洋四五百萬 自歐戰發生 各國工業停滯 蘇織品物 輸入美洲的 便突然減少 近來美洲蘇業 雖亟圖改良 然以向來出產不多 一時難於收效 日本蘇業 本已整頓得稍有成效 近又利用這個時機 力圖精進 兩年之間 日本蘇織品 輸入美洲的 就陡加數倍 我國產蘇的地方 既很寬廣 品質又很佳良 若能及時講求 仿造西貨 必定可以增進對外貿易 挽回許多的利權 現在我國農商部 正銳意提倡 打算先在適中的地方 設置一個製造工廠 專門研究各種蘇織的製造方法 一面調查各省的蘇產 以便分別改良 前已通咨各省 請轉飭各處農事機關 詳細查覆 惟這等事體 不是官廳一面 所能做得到的 必須一般大實業家 羣策羣力 才能收良好的效果 當這個歐戰方酣的時候 正是我國發展對外貿易的好時機 要發展對外貿易 首先就要改良製造 不僅蘇業一項爲然 其他各種出品也應當着實考究 精益求精 常言道臥榻之側 豈容他人鼾睡 想國內各大實業家 也必定能够利用這等良好機會 不至使日本等國 獨享權利呀

述西門豹之軼事

凡是迷信的事體 靡有不害人的 全在明白道理的人替他說破 或是設法禁止 纔能將者種惡風俗 改革淨了 永遠不受他的害處 衆位不信 請將西門豹破除迷信的事情 聽鄙人述說一則 作個證據 原先戰國的時代（戰國就是俗說前七國後七國者是也）秦國離中土最遠 沾染西方戎狄的風氣 所以迷信鬼神的事情 秦國最多 秦國國君 爲求福起見 甚至將自己的女孩 投於河中 名曰妻河 說是以女嫁於河神 河神可以保佑他 有時捨不的將親生自養的公主 活活扔在河裏 於是就取諸民間 或是從宮女裏頭挑選 作個替身 你說者事算慘不算慘呢 有兩句俗話說是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後來魏國鄴地也學會嘔（鄴地就是如今河南省的臨漳縣）前清時候的彰德府 此地 在戰國時 與秦國鄰近 鄰國的國君 既是如此 鄰國民人 習染慣了 要說是改過來 也就算是很難的了 於是鄴地的一種惡風俗 遂有河伯娶婦之說 每年一次 鄴中三老廷掾豪長者（三老就彷彿如今的鄉約

地保廷掾就比如衙門裏面科房書辦之類豪長者就是地方上頭等把持一切的紳士)與巫祝等人(巫祝即巫婆及看廟等人)串通一氣 挨家歛錢 預備去辦河伯娶婦的事情 每到春夏之際 巫婆各處查看 見人家有美貌的女子 就說此女當匹配河伯(河伯即是河神)便硬將此女聘定 抬至河神廟的後宮 梳洗打扮 收拾得花枝招展 門外高搭彩棚 吹吹打打 也有拿錢隨會的 也有爲河伯賀喜的 也有牽羊牽豬 拿米麵來上供的 也有紙馬香燭成羣結隊的來看河伯娘娘的 亂亂烘烘 鬧上十數日 無非是給三老廷掾巫祝等人 多趕點綱就是了 一到日期 然後將此女用一頂極好的花轎 全份鼓樂 全份執事 前擁後護 將此女抬至河岸 向河裏一扔 流不到五六七里 那女子也就隨波而沒 一命嗚呼了 要是人民不肯照辦 那三老巫祝等 便說是河伯一定要發怒 一定發水 一定將鄰地人民產業 全行漂沒 愚民無知 只好也就隨同附和了 就有明白點的人 也不敢與他們分辯 恐怕觸怒了三老巫祝 惹起他的報復來 於是家中女子凡有點姿色

的多半逃往別處居住。鄴中地曠人稀，遂覺着貧困起來。然而河伯娶婦的事情，可是改不了。後來有一位西門豹，作了鄴令，他是有胆有識，人又正直，深恨着河伯娶婦的事情。他却不動聲色，到任以後，傳見三老廷掾等，訪問鄴中風俗。談到河伯娶婦一事，故意驚怪的了不得，說本地河伯如此靈應，明年娶婦的時候，爾等須要稟報於我。本官當虔誠前往，萬一你們有辦不到的地方，本官還要幫助你們的。總要讓着河伯格外喜歡，別湮沒鄴中的百姓。纔是本官爲國爲民之意。三老廷掾等人一聽西門豹的番言語，起心眼裏歡喜的了不得，也有說這真是好官的，也有說這是書獃子一個，不懂的什麼的，也有說這麼一來，咱們的事更好辦啦。官都信服。老百姓誰敢不遵。咱們大夥打着官的旗號，多弄點銀子錢，那不是很容易的得了。咱們要轉運啦。明年一定大發財源啦。於是乎又說又笑。各人都得意的了不得。不知不覺，來到第二年河伯娶婦的日子了。這些人一齊去給報信。於是西門豹穿上朝服，換上靴帽，坐着一頂大轎，兩邊的旗籬傘扇，書辦衙役，許多的兵丁護

勇 再加上三老豪長等人 足有好幾百口 通同直奔城外河神廟而來 那看熱鬧的人山人海 更是不用說的啦 趕到廟門口 西門豹臨下轎時 早有一個老婆婆 率領好幾個二十來歲的小巫婆 在門外跪接縣太爺 滿身上穿的花花綠綠 鮮艷的了不得 西門豹一看 趕緊着安慰了幾句閒話 叫他們領到神位前 上行禮 禮畢 稍微的歇了一歇 用完了茶點 然後將老婆婆喚來 說道今年這事辦的很好 但是河伯所娶的新媳婦 本官還未曾看過 爾等須領我一看 老婆婆應了一聲 遂叫小巫婆將那新媳婦攙出一看 西門豹不由的眉頭一皺說那有這樣醜陋不堪的女子 可以匹配河伯的呢 要將這樣的女子送入河中 我恐怕河伯必然怒惱 依本官之見 不如不用此女 另選一個好的 過幾天再與河伯送去 今日先煩老婆婆 到河伯所住的水中宮殿 爲我報一信去 本官在此敬聽回音 大夥一聽 要說是去不得的吧 恐怕後來戲法 變不靈啦 不能夠妖言惑衆 哄騙錢財 要說是去的吧 好好的活人 站在水裏 那是必死無疑 俗語說的好 兔死狐悲 物傷其類 三老巫祝等

本是夥吃夥騙，有密切的交情，到了此時，不由的都就楞起來了。正在遲疑之際，西門豹已經吩咐衙役兵勇等，將一個老巫婆，像鷹抓燕雀似的，早已扔在河裏，候了許久，西門豹又說，老巫許久不歸，恐怕年老糊塗，河伯的話，聽不明白，可叫他徒弟兩個小巫婆，一齊前往，說罷，便有衙役兵勇等，不由分說，立刻將兩個小巫婆一齊都撈在河裏了。候了許久，仍然不見回來，西門豹看看天已過午，未免有些急躁，遂自己抱怨自己，說這事我實在辦錯了，巫婆畢竟女流，說話萬不能十分明瞭，三老係久慣當官差的，那時我應當打發三老去，給河伯報信，即使河伯有些言語，三老也能學說的清楚，事到而今，講不了再叫三老去一去吧。於是又將三老扔下河去，等了許久，還是不來，西門豹急躁的了不得，又向廷掾豪長說道：天氣越發的晚了，回信仍是不來，可煩豪長率領廷掾諸人，一齊前往，催討回音。本官亦前往緊靠河邊的地方，敬候回報。廷掾豪長等人，一聞此言，嚇的面無人色，叩頭流血，一味的討饒，說是河伯娶婦，本來是個假的，全是巫祝三老等人，借此斂

財惑衆 實不與幾們相干 從此以後 情願改過具結 再不敢附和他們瞎鬧啦 西門豹看此情形 知道他們受了着種懲創 是不敢再開的了 便對着衆百姓說 你們看見啦 河伯娶婦 不是真的 嗣後不准再有如此舉動 以干重咎了 於是歡聲雷動 素日迷信的 此時業已明白 不迷信的 更是滿心歡喜 廷掾豪長 從輕責罰 如今再到臨漳縣看去罷 橫豎沒有爲河伯娶婦的啦 你說有多麼大快人心呢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至理(願體集)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願體集)

家業之興由精勤節儉家業之廢由懶惰驕奢(胡振安語)

儉有三上焉者儉以爲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爲己善人也下焉者儉以

爲子孫愚人也(範身集略)

改過只要有決性

選吉林講演稿範本稿

古書上說 兄弟之惡不以告人 這句話不可執一而論 惡事宣揚出來 固然累着自已丟臉 但是惡事改作善事 越發顯得自己體面 倒不妨從頭至尾說說 也不辜負改過的一番苦心啦 鄙人近來有件得意事 要來奉告奉告 諸君細細聽着 鄙人家裏 有幾房弟兄 各立門戶 有個讀書 有個種田 有個作工作生意 倒也整整齊齊 我鄰里親族 都說我家是積善之門 保家之子 咳 那知道凡事不能圓滿如意 同堂兄弟數人 向來都安分守法 內中偏偏出個不學好的 這個兄弟 年紀最輕 他靠着許多兄長庇蔭 不知什麼甘苦 兄弟們早經分炊析居 他更靡人管束 交接幾個不三不四的朋友 一天一天的浪蕩逍遙 咳 不瞞諸位說 他竟然把鴉片煙弄上癮了 起先自然露不出破綻 後來看他模樣 越發糟得不像 整天是神氣昏迷 顛頭顛腦似的 并且旁人三言四語 我已聽到不少 就邀上兩個弟兄 去細細盤問他一回 他給我逼到廳法 才得和盤托出 我登時氣得廳話可說 罷了罷了 索

興硬着心腸 他死也不管 活也不管 終久不去睬他 有一天 一位相好朋友 見我愁眉不展 就私下責備我道 你的心事 我早看破 別說待兄弟 就是待旁人 總也不能見死不救 現今禁煙功令 這樣嚴緊 不久就到了民國六年三月的期限 所有吸煙的 查出一律鎗斃 到那時連家屬都要帶累 你總免不掉嘍 不管他能戒不能戒 死馬當作活馬醫 能戒掉呢 固然是尊府上的幸福 戒死掉呢 也免得受死刑出醜 并且世上戒煙的人 那有戒不掉的 那有戒死掉的 你是老不開口 總覺不對啦 我聽了朋友這番話 恍然大悟 於是東去討藥方 西去配藥料 今天叫他戒 明天勸他戒 足有半個月工夫 他還是支支吾吾 遲疑不決 由不得我心頭火發 大罵一頓 說是我只算少了一個兄弟 從此以後不准到我門上 當時就兩下分散 咳 我也未免太很心了 這是去年的話 話雖如此說 畢竟是至親骨肉 一直到了今年 我總是放心不下 不過老不見面是了 哈哈 前兩天 忽然來了一個客人 滿面精神 衣衫潔淨 手裏提着兩隻鷄兒 兩條白魚 一大瓶酒 昂然走

房間裏 我想此人好生面熟 一時竟說不出來 就請教尊姓大名 這位客人笑嘻嘻的答道 大哥認不得我吧 我某姓某名 我連忙問道 你就是這個吸煙兄弟嗎 他道再別提到吸煙這句話 兄弟早早戒了 所以今天到大哥門上來請個安 我心裏方才明白 再定眼一看 果然面貌胖白 像那先前模樣 不禁掉下淚來 說聲兄弟如今作兄的倒不如你了 趕快請坐下 一面燒菜燙酒 料理接風 弟兄久別重逢 又遇這椿喜事 錦上添花 自然要開懷暢飲 我要緊問起戒煙的話來了 他道這件事說起很長 我先說句罵人話 這般鴉片煙鬼 到今不肯戒的 實實在在死靡廉恥 死靡出息 比禽獸多不如 我說你也未免忒刻薄 你算自己把煙戒掉 故意說得嘴響吧 他搖手道 並非口過 世上那有戒不掉的煙 不過一時難受 過了幾天 身體自然舒服 比方危險病症 或是肌膚腫爛 人身都是免不掉的 經年累月 都能熬得過去 這一時小小痛癢 倒恐怕忍受不起 還能說是戒煙嗎 弟兄去年給大哥罵了以後 當時心上也狠生氣 也很傷心 登時就想把煙戒絕 擡口氣兒 戒

了戒了 那知道吞了兩粒丸藥 不上多少時候 煙癮發了 說不出的苦楚 一刻多受不住 咳 顧不得了 兄弟斷絕 算不得什麼 且把煙癮過足再說 剛剛抽了兩口 覺得渾身非常鬆快 這鴉片簡直是個救星 戒煙的心念 一發丟在腦後 又抽了一個多月 有天到街上去看熱鬧 擠在人叢裏 人見了我各各避開去 那個罵一聲死人 這個罵一聲活鬼 旁邊警察兩隻眼注定在我身上 我嚇了一跳 一溜兒跑回家內 對天賭個惡咒 此翻不戒煙 再磨臉面活在世上 戒了戒了 那知道吞了幾粒丸藥 不上多少時候 討厭的癮又來了 一忍再忍 這種苦楚 萬萬形容不盡 用什麼法子來救命呢 刻刻在那餘下的煙膏上轉念頭 因為剛才賭咒 三翻五次開不得口 還是多吞兩粒丸藥吧 哎喲 不行不行 丸藥力小 抵不住癮 怎得了呢 咳 顧不得了 作個混帳忘八 也算不得什麼 抽罷抽罷 抽一口 好些 連上一口 又好些 喉嚨還癢叟叟的 索興再抽一大口 哎喲 諸邪迴避 百病消除 戒煙的誓願 從此又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我的兄弟講到這裏 我只是笑 說煙有這樣難戒嗎 他說並不難 這都是不肯戒的情狀 所說的靡廉恥 靡出息 比禽獸多不如 就是爲此啦 我又問他你隨後到底怎麼樣戒的呢 還是窮得吸不起呢 還是害怕鎗斃呢 他說這倒不然 吸煙的人不知怎樣鬼迷的 他的心理大不相同 煙就是命 那怕柴米靡有着落 叫他吃糞也很情願 像那戒不斷的呢 也巴望到法場上去 砰礮一聲 戒得又冠冕 又容易 我並非爲著愁窮苦怕鎗斃 只是居心要戒是了 我後來呀 猛然想起 爲了這毒東西 兄弟成仇 朋友絕交 妻子丟臉受苦 這都不說 只說自己好好一個人 活了一天 臉面總是要緊 前次兩番靡有戒斷 都是立意不決 罪孽越造越重 痛楚越受越深 打算怎麼樣收場呢 於是打定主意 跟手就把煙燈煙槍搗得稀爛 洗把臉 喝碗水 吞些丸藥 那知挨到晚上 藥力不濟 再吞少許 到了半夜 氣喘不休 冷汗直下 我咬緊牙關 不肯把主意放鬆一點 翻來覆去 居然睡到天明 勉強吃完早飯 癮發極了 眼淚簌簌的下 耳朵嗡嗡的響 心頭鹿鹿的跳 手足縮縮的抽

坐也坐不穩 站也站不定 走也走不動 睡也睡不着 我的女人又來饒舌了 勸道
還剩一包煙灰 也好吞點抵抵癮呢 我連忙說我倒忘記了 趕快拿來 我順手向
炕洞裏一撒 我的女人又來多事了 去請一位煙友 帶來兩個煙泡 進門便說 你
何必自討苦吃 等到刀架頸上的時候 再戒也不遲 這兩個煙泡 你先領領我的情
我又氣又惱 說我已熬過一天一夜 生死關頭 就在此一着 你別誤我大事 他
說我是一片好意 誰來替你抬杠 吸罷吸罷 看你氣力都靡有了 我從炕上一跳就
下 指着他道咱們有病都能撐得起 這又算什麼 我戒我的 戒死掉於你無干 你
吸你的 吸死掉於我無干 等到你也戒了 咱們再來交談 說完往外就走 東跑西
跑 跑出一身大汗 天色晚了 回家便睡 直到天明醒來 覺得神氣稍清 不過身
體疲乏是了 我仍是振起精神 天天把房屋打掃打掃 飯後到街上遛遛 過了六七
天 哈哈 非但不想吸煙 聞到煙味 都要嘔吐 從此飯量一天長似一天 身體一
天強似一天 這是我一輩子的造化了 如今回頭想來 倘使那時再把主意一軟 仍

舊再抽下去 到後鎗斃時候 還要大哥到法場上收屍呢 弟兄還有見面的日子嗎 所以世上戒煙人 只要有決性 熬得一時 萬難有戒不掉的道理啦 鄙人聽我兄弟談這一番話 起先只是好笑 聽到後來 又愛憐 又佩服 眼淚也不知落掉多少 只得叫他兩聲好兄弟 列位呀 這不是我家一場大喜事嗎 奉求諸君 大家相幫相幫 各人有兄弟 還有親戚朋友 如有犯着吸煙的 咱們該當苦口相勸 教他早早戒絕 忍苦一時 享福終身 何等不好 倘使畏難不決 要等國家來過問 這是要他的好看了

妻無定品夫正則良子無專質父賢則肖(習是編)

語云入觀庭戶知勤儉一出茶湯使見妻老父奔馳無好子要知賢母看兒衣

凡人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必不能無爭(袁氏世範)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王士晉家規)

多思之患甚於好色(蘇東坡語)

朱文公家居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休家之本

勸止輕信謠言

漢朝建始三年長安城裏突然傳來一個信息說黃河裏的水已經陡漲幾千丈頃刻之間就會漲到長安城裏來當時漢孝成皇帝聽了這個信息就召集滿朝的文武百官會議那些文武百官都勸孝成皇帝趕快預備上船並請下一道聖旨准滿城的居民都到城牆上去躲避入水只有左將軍王商不以為然便對孝成皇帝說道陛下是天下之主一舉一動都是國人所注意的現在正當秋季時候照時令的原理占驗起來斷沒有漲這種大水的道理我恐怕還是謠言不若暫時靜鎮免致搖動人心擾亂全城的秩序孝成皇帝聽了他這個話很說得近理就打發一般人去再探消息果然是些謠言滿朝的人莫不嘆服我看如今社會上市時常有這種無根無據的謠言發生希圖搖惑人心如果各處官民都像王公這樣明白道理有點靜鎮工夫那這些造謠生事的人也自然會失敗！